

# 李勇大擺地雷陣

邵子南作



唐印行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# 李勇大擺地雷陣

印	發	著
刷	行	作
者	者	者
東	東	邵
北	北	子
印	書	南
刷	店	
廠		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 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 
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 
克山 海倫 望奎
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哈爾濱 東安 北安

每冊定價 一元五百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再版 安東五〇〇

目錄

第一	厲害的地雷.....	一
第二	勇敢的李勇.....	三
第三	爆炸成功.....	七
第四	當啦英雄.....	一七
第五	「不等日鬼子到五文灣來.....	一七
第六	再來個大槍與地雷結合.....	二一
第七	驚天動地的地雷陣.....	二六
第八	叫雷雷應.....	二九
第九	李勇是怎樣病倒的.....	三一
第十	李勇運動.....	三五
第十一	李勇病是怎樣好的.....	四六
第十二	猛得吓死人.....	五〇
第十三	英雄榜上第一名.....	五四

## 第一 厲害的地雷

地雷像個大西瓜，

翻開地皮埋上它；

澆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
讓它開一朵大紅花！

這是晉察冀民兵們唱的「地雷歌」。多少民兵都學會啦玩這個把戲。

地雷着實像西瓜：有皮，有瓢，有瓜蔓；要種，要澆，要開花。不過這西瓜是鐵皮，火藥瓢，西瓜蔓子又細得不像樣子。你要澆它呀，就請你扭一個秧歌舞。只消扭一下，就請你安安身身睡到地上。就拉你，你也莫想爬起來。起來得了，也只有進棺材睡你的萬年覺去。這號鐵皮火藥瓢西瓜，大的要幾個人抬，小的一個人拿上幾個也不嫌沉。民兵們見着它呀，一個個口裏不言語，心裏笑迷迷的。有了它，就算有了胆兒啦。

埋上它，用不着和日鬼子見面。你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。走小道，小道也一樣。他就只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裏頭拖着，變穿牛皮靴的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樣兒，只好叫它是竄嘛——慢慢兒，麥苗根，水邊，也張嘴咬人啦。

1 一群日鬼子在河裏竄了半天，乏得不行啦，要上岸。老實的，不上岸也不行，順着河走，到那兒去啊，上東洋大海變王八麼？他們就看準啦一個地界兒，都上岸啦。不放心，叫扛機關槍的佔高處。

去啦，找好了個地勢，把機關槍往上一架，「轟！」連機關槍帶人飛上去又跌下來，槍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

這還不算。

日鬼子進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學會了畫圈圈，在圈圈當間，壓上個紙條兒寫着：「小心地雷！一個村，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圈圈，圈來圈去，還是動不得，走不得，挪不開脚步，一碰就響。

日鬼子怕啦，寫信給武裝部，講條件，武裝部不跟他講條件，却告訴他：

「不怕死，你就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囉！」

爆炸手們都知道：

管你騎馬乘車，

管你費盡心機，

我要埋上地雷，

你就寸步難移！

地雷就是這個樣子：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天羅地網，一盡就着。一九四三年，出了個李勇爆炸英雄，他爆炸得這樣好，人們把爆炸運動叫做李勇運動。



## 第二 勇敢的李勇

李勇是阜平五丈灣的人，從小就跟着父親養種着不大點子不打糧食的嘎咕地，吃着多半樹葉，多半糧食，過窮光景。長到抗戰開始，是個又黃又瘦，個子不高的少年。

小伙子性子急，像乾透啦的劈柴，就見不得火，一點就着，着就沒完。又愛惹事，是村裏的一個孩子頭，鬧起事來，一窩蜂似的，那才是天不怕，地不怕。幹什麼也靈，就是進不得學校門兒，認字兒，認得快，也丟得快。他又忙，三天在地裏受苦，兩天在學校裏讀書，先生又死，書又盤扭，這小伙子就沒好好兒學習過。丟開書，出啦學校門兒，就是他的天下啦。要是新社會的新教育，這小伙子還可以成一個好學生嘍！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哭着嚷着要當兵去。八路軍住在村裏，一個個小伙子滿得勁兒的，到這那，快活吧，不用說啦。村裏小伙子沒有個心是穩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覺。老的見勢不對，把他關起來。八路軍走啦，他扳着窗戶框子盡啼哭，眼見村裏的人們，有大人，也有小伙子，都穿着新軍衣，揹着槍在隊伍裏頭嘍。這不是乾着急，白瞪眼嘛！

等啦好久，老的把這事兒忘啦，叫他到姑姑家措糧去，他可沒忘嘍，出啦門兒，就直跑到下平陽去，那兒有八路軍，說是要出發，過鐵路東去。小伙子可歡喜呀，心直蹦蹦的，就去找八路軍，別人把他引去見指導員，指導員說：

「別是偷跑出來的吧？」

小伙子臉紅啦，說：「跟老的說好了的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那好，換衣服吧，待會兒就出發喇！」

小伙子說：「行囉！」

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就等出發。隊伍就不出發。小伙子問一個正在擦槍的戰士：

「快出發啦吧？」

那戰士瞅啦瞅他。「早囉，還沒吃飯嘞，吃罷飯，約摸得睡覺嘞。你先歇着吧，聽命令行事。」他又到廚房裏去看，哈，隊伍上作飯真慢呀，那大的火，水就不開鍋。小伙子就停不住，非勸搖着不行。在廚房裏走來走去，炊事員說他餓啦，把飯作好，找啦一個碗，盛啦一碗飯，遞給他。

「先吃吧，看你餓壞啦，你還沒吃早飯吧？我還要炒菜啦！」

小伙子端起來吃啦一口，就放下啦。

「怎鬼的，飽啦？」

「吃不進去。」

小伙子撒腿跑啦。好容易吃罷飯啦，又見一個個展開被子睡覺。小伙子急得不行，一個小鬼叫他睡：「睡吧，別晚上行軍又打瞌睡！」

「我不乏。」

「不乏也得睡，到時候兒，乏啦，不給睡喇！」



他就不理，待在牆角落裏，巴望着出發，怕他父親回來。人們都呼呼睡去啦，天又不黑，這些人真能睡呀！白天不好走，要等黑間呀，也不怕黑間走路看不見嘞。唉！老的頭昏腦尋到別的地方兒去就好囉！

天黑，他也靠着牆角落睡着啦。

突然，一陣聲音把他吵醒，他睜開眼睛，他父親站在他跟前，戰士們還在院子裏集合。他一想不對，起來就溜，父親攔住門子，一巴掌就把他打啦個跌。

「還不給我脫下來了！」

父親把着門，捏着拳頭，硬逼着他，他直瓦瓦啼哭。登時鬧得天紅，指導員也來啦。說他不該偷着走，叫他回家去。他越哭越兇，父親把軍衣給剝下來，他滿身都給汗濕啦。他還哭着，隊伍在喊口令，報數，出發。他直氣得跳脚。

都走啦，父親拿拳頭逼他回家去。小伙子嘛，胳膊豎不過大腿，什麼都完啦，走呀。走一路，就哭了一路。見着莊稼地就鑽，鑽進去又給拉出來。走不了幾步又鑽。走完二十幾里，回到了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行——就不是走路，是打架！

他直噙了一宿，第二天，又整天不吃飯。

老虎不吃兒，當老的跟他妥協啦，盡向他說好的，什麼也依他，把他副住啦。

李勇沒當成八路軍，很快，在村裏參加了共產黨。後來，入團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

大啦，當武委會主任。民兵改組，武委會改為中隊部，他是中隊長。

6  
棒小伙子嘛，心眼又靈，又熱心，又翻啦身，不光是挨打受氣，還在地方上辦事，還不是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，草木逢春嗎？他學會啦使槍使雷。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也得打個不差碼子。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踪無影，就最好的爆炸手也找不出來。各種地雷陣，游擊戰，盤子戰，麻雀戰，更是頭頭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『反掃蕩』裏，父親給日鬼子殺死啦。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父子嘛，誰不着急？李勇找啦兩天一宿，找着啦，他也倒在地下，昏迷不醒。醒轉來，咬着牙巴，不叫嚎哭，領着哭得昏天黑地的娘、妹子、弟弟，把父親埋啦。父親一死，生活困難得不行，該他當家，他還不到二十歲。悶啦幾天，就拾掇出一幅擔子，找好秤，和鄉親們對落出幾個子兒，到四外趕集賣粉麵去。

### 第三 爆炸成功

小伙子，鏗在村，

白天心裏直發燒，

黑間睡覺不安身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擔子，到下平陽趕集。一路上，盡是棗樹林，棗兒花，太陽又大，蜜蜂兒嗡嗡的。走熱啦，他把衣服脫下，搭在擔子上，正悶着腦瓜兒閃着擔子跑嘞，一個人在叫他……

「李勇！」

他抬頭一看，是區裏大隊長。就說：

「下鄉呀！」

大隊長說：「下鄉！日鬼子來啦，奔襲我們阜平嘞！」就把情況兒告給他，還說：「可能打你們村過，地雷，你們得準備嘞！」

李勇順口就說：「那我就回去吧！」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雷要響得了呀！」

李勇說：「說的！」把擔子放下啦。

大隊長說：「你這擔子？」

李勇說：「不吃緊，交給個熟人好啦！」

一回頭，看見個空手熟人，押擔子一指：

「日鬼子來啦，別趕集啦，你給我拚回去吧！」

披上衣服，他扭頭就要跑。那熟人拉住他：

「怎麼回事呀！說清楚呀！」

「你問大隊長吧。」

說吧，撒一腿，一個跑步去啦。大隊長說：

「這小子，真利索！」

回到村裏，氣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叫中隊副召集民兵村長轉移羣衆，自個兒去拾接爆炸工具。這  
個五丈灣的民兵又不同點子，動作快，給李勇養成啦那麼個脾氣。他這裏拾接清楚，民兵也齊啦，出  
啦探，放上哨，他就去看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鋪着民兵，仔仔細細佈置啦個地雷陣。村裏人們正在轉  
移，他掌握住民兵，到北邊小坡上，專等日鬼子到來。

這一天，出探的沒回來，日鬼子沒信兒，連遠遠兒的炮聲也沒有，村裏人們在山裏睡覺，他們在  
村邊熬啦頓菜飯吃啦，輪班睡，熬啦一宿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，天明，出探的回來，報告日本鬼  
子打王快上來啦，鍋裏飯熬熟，吃啦又一起拉上北邊小坡去。

天氣還早，又是個陰天，爬啦約摸一個時辰，日鬼子打那長滿棗樹、榆樹、槐樹、綠蔭蔭的道兒  
上露頭啦。拉了一長串，有二三百。慢慢兒，一直過來。

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，

眼睜睜看着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氣也不出啦，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看定那打前走的日鬼子的脚。日鬼子進了地雷陣，一個進去啦，一個進去啦，又一個進去啦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。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聽，

目不旁視；

忘了自己，

忘了旁人。

什麼都不想啦！千種聰明，萬種本事，全忘啦！——這光景，打慣游擊的人們都知道，這麼爬着，爬他個一天半天，真只當一會兒事！不餓，不冷，太陽晒着不熱，不洒尿，不拉屎。說他傻不是傻，說他癡不是癡。騰瓜兒杓着，嘴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。就是眼睛，明晃晃，看定前方不離！誰的手動一動，衆人心頭格賦死！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，呀，太陽早偏啦四。

他們等着地雷響，地雷不響，日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啦。要是猛一聲響呀，你們說，那會成什麼樣子？就不響！過一個，李勇臉上變一種顏色。連過三個，李勇臉黑啦。這個黑法，好比烏雲堆滿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沈沈，好比那黑夜只等雷閃光。

唉，地雷就這個缺點，踩不着，它就不響。一條寬寬的道兒上，那有那麼容易就端端踩着？就再窄的道兒吧，也有個脚前脚後，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多少地雷陣，就這麼白擺啦。這時才急死人呀！可是，一直就沒有辦法，誰也沒想出好法子來。

李勇是好強的，打架就打不贏，也得死扭着打下去，非打贏不可。又愛捉摸，捉摸不透，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着。你瞧，李勇靈機一轉：『你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你踩！拿槍打，怕你不亂。亂啦，怕你不踩！除非你的腦瓜兒是鐵的！』心裏頭這麼一想，臉上的墨氣早散啦一半。李勇拿起大槍就瞄，還輕聲向衆人說：

『打！』

衆人說：『打不得！』

『不敢暴露目標！』

『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』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鷓鴣撲小鷄，好比長江歸大海，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鬼子的頭上。

日鬼子這邊登時一陣大亂，前擁後擠，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瓜兒，前面的手拐撞壞啦後面的眼睛，頭兒還得東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趕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聲響，一股藍煙升起，塵土石頭一起飛——雷響啦。這吓子，紅的白的開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賣豆腐腦兒，擔子翻啦，長腿、短胳膊、腦瓜、爛皮、碎肉，擺啦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上孫二娘開人肉作坊，軍帽、軍衣，飛上樹梢，槍筒、子彈，丟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擺雜貨攤，這邊就這麼鬧成一團。

那邊，李勇的臉，早變啦顏色，好比黑森林着啦大火，好比日出烏雲散，好比雪地梅花開，好比悶熱天氣下猛雨。李勇滿臉通紅，心跳個不住，急忙喊：

『打！趁這亂勁！』



一陣槍子兒，就像亂鴉投林，都找着自己的對象。

這時，日鬼子顧不得辨明情況，打嘍？還是顧得跑嘍？自然囉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，該跑！——呀，道兒在那兒擺着，誰又知道那兒不盡是地雷呀！——日鬼子看見道邊兒，朝南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狗急跳牆，就洪水崩決似地向那兒湧去。各自拚腿長，賭力大，推着，擠着，爭先恐後，好比目連戲上，目連一禪杖打破枉死城，萬千餓鬼一齊往外跑，擠在門上一般。

就在這裏，李勇預先埋上啦一個特號大地雷，算好日鬼子要打這裏逃命的。日鬼子擠得最緊的工夫兒，雷響啦。登時重重疊疊，倒下一堆日鬼子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倒那竄到前邊去啦的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到啦河灘，一直嚎嗷個不住。

## 第四 當啦英雄

這一仗，打開啦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記着：在地雷戰術裏邊，打李勇起，加上啦大槍。這叫做「大槍和地雷結合」的戰術思想。北嶽區區黨委公佈他走樣範共產黨員，武裝部和軍區孫司令員都嘉獎啦他，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啦一隻歌子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  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  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  
呃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五月十二那天早晨，  
敵人向那五丈灘前進，  
敵人走進了李勇地雷陣！  
呃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是李勇！

一槍就打死了一個敵人，  
敵人亂跑就爆發了地雷陣！  
吧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兩個地雷炸倒了三十三，  
一槍又打死騎馬的軍官，  
敵人哭啼啼就離開了地雷陣！  
吧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要變成千百萬，  
千百萬的民兵要像李勇，  
敵人要碰上千百萬李勇地雷陣，  
管叫他一個一個、一個一個都送終！

太陽昇，太陽落，暑天過啦轉秋涼。這歌子唱得全邊區民兵爆炸手們手早癢癢的啦。

那李勇，爆炸成啦功，遠近馳名。——在晉察冀，一個莊戶主成啦鼎鼎大名的英雄，鬧得這麼紅火，還是第一次。——新聞記者、畫畫的、作曲的、照相的，各級幹部，一個又一個地到五丈灣來看他，誇他。他，二十二歲，挺壯的中等身材，一本正經的臉孔，挺硬的說話口氣，穿着件家裏挺新的